

马克思的感性概念及其对形而上学之谜的解答

石敦国,王慧星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以抽象性、超感性和神秘主义为本质的形而上学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哲学之谜。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或实践,看到了感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但是人在发展物质生产从而发展自己的社会性本质的同时,又由于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而沦为非社会的存在,沦为非存在。所以人又要否定感性,到超感性领域去寻求想象的实在性。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只有消除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重建社会化的个人,重建感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克服形而上学和类似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感性;形而上学之谜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1-0071-04

在这里我们要尝试着解答形而上学之谜,也可以说解答一个人类意识之谜。简单地讲就是,为什么哲学总是拒斥和否定感性而构造超感性的体系来解释世界,或者说哲学为什么表现为形而上学?为什么作为存在论的哲学总是拒绝从感性本身出发来理解感性,从感性本身出发并持守于感性来理解人的存在,为什么哲学要否认感性的实在性而把超感性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为什么哲学历来都具有抽象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

康德自以为已经对这个哲学的千古之谜作出了满意的解答。其实不然。我们且不说康德只是在认识论上排除了盛行于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在实践(即道德生活)上又不得不依赖于形而上学,因为宗教被他看做是道德的基础,且不说他的哲学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从形而上学的超感性本质来看,康德哲学依然是形而上学,他把形而上学推进到了理性形而上学阶段。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一样具有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说,康德不仅不能解答形而上学之谜,而且使这个哲学之谜更加成为谜。

批判包括康德、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形而上学,解答哲学之谜这一任务历史地由黑格尔之后乃至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来承担。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是围绕这一任务而展开的。撇开马克思所开辟的独特的批判路径不谈,现代哲学按其形而上学的批判方式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缺乏经验对象,因而是可真可假的无意义的命题;非理性主义用人的意志、本能代替理性形而上学的理性作为世界的解释原则;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元叙事和大话语,强调差异而反对同一性;存在主义则立足于个体存在的基本生命情态和生命经验,反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强制。

可以说,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之谜的求解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对感性作出正确理解,从而不能对形而上学之谜作出历史性的解释。哲学的超感性、抽象性和神秘主义要到感性本身中去寻找根源。我们认为现代哲学本身仍然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尽管它们都自称克服了形而上学。作为命题的意义根据的经验,非理性的意志、本能,个体存在的生命经验,个体的差异性,诸如此类的东西仍然是抽象的。这些东西从人的感性存在中被抽象出来,固定下来并使之永恒地在场。表面上看来这是感性的,实际上是感性的抽象,是抽象的感性。现代哲学所作的努力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其方向上的错误揭示了,如果撇开感性,没有对感性本身的正确把握,要解答哲学的超感性、抽象性和神秘主义之谜是不可能的。现代哲学与形而上学表面上是敌对的,其实他们完全是同路人。

下面我们对哲学之谜作哲学史的考察。古希腊哲学家把思维与存在看做是同一的东西,这就为西方理性主义传

* 收稿日期:2007-08-26

作者简介:石敦国(1968-),男,重庆酉阳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统奠定了基础,形而上学也因此取得了合法性,因为超感性的东西不过是思维的产物,而且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柏拉图以其理念论确立了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知识与意见、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理念是本质、实体、真实的东西,而现象、感性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亚里士多德干脆把哲学称作完全不同于经验科学(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并且规定了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求终极原因,对宇宙作出终极解释,这种终极因是超经验或超感性的,是只有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

欧洲中世纪没有独立的哲学,只有神学,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工具。但是神学世界观完全是柏拉图主义的延续,或者说神学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神学化。就是说,神学世界观的超感性、神秘主义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在柏拉图那里是现象世界、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对立,在宗教神学里则是尘世和天堂、今生与来世的对立;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在神学里表现为人格化的创造万物的上帝。在这样的意义上,与其说哲学(柏拉图主义)是宗教神学的工具,倒不如说柏拉图主义以宗教神学为工具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精神世界,甚至于可以说以超感性和神秘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古希腊形而上学通过宗教神学完成了在整个欧洲的精神扩张,而随着欧洲在世界的扩张,它最终要确立自己的世界精神的地位。

如果说古代哲学还是在人之外去寻求超感性的实体、绝对者的话,那么近代哲学则是目光向内,在人自身中去寻求绝对实在的东西,这就是理性、思维、精神,哲学因此进入理性形而上学阶段。黑格尔把这一转向喻为长久漂泊之后发现了陆地。理性形而上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来宣告出场。由“我思”原则所决定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使得理性不仅仅具有解释功能,而且具有构造功能。就是说,理性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以及宗教神学的上帝。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了。作为立法者的人不是感性的人,而是理性的人,理性是人的本质。所以说康德不是克服了形而上学,而是推进了形而上学,因为康德哲学依然是超感性的、抽象的和神秘主义的。说康德哲学乃至说整个理性形而上学是抽象的和神秘主义的,是因为理性被实体化了,理性成为绝对者,成为脱离现实的人的先验的东西。黑格尔则更是用他整个的哲学体系来证明理性、精神的绝对性和主体性。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的主观精神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中的各个环节,绝对精神是创造世界的神。古希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宗教神学,通过黑格尔完成了伟大的综合,超感性的、抽象的、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综合。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图景。在此,我们略去了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形态,是因为这些哲

学形态是从属于形而上学的,它们也具有超感性和抽象性。唯物主义的物质,原子主义的原子,都是超感性的,是抽象思维的产物;经验主义的感觉经验并不是现实的实践的感性,而是认识论的感性,因而是抽象的感性。由此,超感性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构成了西方精神历史得以展开的核心。道德、政治、法律思想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展开了的本质,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

三

我们现在要来解答这个哲学的千古之谜:为什么迨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表现为形而上学?为什么黑格尔之后的所谓现代哲学仍然纠缠于形而上学,乃至仍然从属于形而上学?并且,我们要通过对哲学之谜的求解,证明克服形而上学所应当具备的条件,证明在哲学本身的范围内能否真正克服形而上学,或者说克服形而上学是否仅仅是一个哲学任务;如果形而上学被当作是人类精神在错误方向上的堕落,那么人类精神的自我拯救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既然形而上学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超感性,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它的理论目光为什么不能停留在感性上面,为什么它一接触感性就要离开感性而升到抽象的天国。为什么哲学家不仅把虚构的东西当作真实的,而且把他的这种想象活动即抽象的思维活动当作真正人的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把求知(哲学之知)看做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因此,我们对问题的分析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超感性为本质的哲学,另一个方面则是抽象的哲学活动。

哲学无疑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考,或者说要寻求感性之为感性的根据,而形而上学却要在感性之外为感性之为感性设定根据。这一设定是对感性本身的否定,是承认感性的非实在性。对感性的否定与对感性活动的否定是完全一致的。在哲学家看来,感性活动并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活动。人的本质活动是哲学以及其他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知识活动、意识活动。只有从感性存在中超脱出来才能获得人的真实存在,只有作为哲学的人、宗教的人、道德的人,才是真实存在着的人。

要求解哲学之谜,就得了解何为感性。简单地讲,感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1]131}。感性就是人的存在和自然界的存在的统一。之所以说人是感性的人,因为人的存在是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之所以说自然界是感性的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自然界。这种存在是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体,要维持自然生命就要有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条件,这在任何历史时代都应当被看做前提。但这也仅仅是人的存在的前提,而不是存在本身。动物的存在也有物质前提。这个物质前提决定了人的存在是感性的,而不是超感性的。不能根据人有自然需求并且需

要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这一点来确定人的存在。人之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存在恰恰在于人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67}

那么生产怎样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生产怎样使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动物来存在,因为生产是类活动,生产把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统一起来。生产是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它不仅生产物质资料满足物质需求,而且把整个的物质生活生产出来,把人的感性存在生产出来。作为类活动,作为以合作为前提的活动,生产不断发展着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性,排除单个人孤立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看来,感性是社会的感性,社会性是感性的社会性。社会性在存在论上是指自为的存在与为他的存在的统一,他人的存在与自我的存在的统一。正因此,马克思把社会性看做是整个历史运动的一般性质,并且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1]122}“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22}

只有把感性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生产是基本的实践活动),才能发现事物、现实、感性包含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感性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感性表现。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既是个体的、特殊的,又是普遍性或社会性的。把感性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就能发现人的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的作为人的存在。根本没有必要在感性之外去寻求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据。根本没有必要虚构实体世界、本体世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尤其没有必要把这种抽象的哲学活动以及类似的抽象的意识活动看做是人的真实活动。形而上学之所以热衷于抽象思维,就因为抽象的概念、范畴能够摆脱感性的具体性、个体性、特殊性而上升到普遍性,因为它否认感性本身的社会性、普遍性,它用抽象的普遍性代替感性的普遍性,抽象程度越高,越是与感性无关,则越具有普遍性。

可见,由于看不到感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看不到在感性之中包含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所以不能理解人在感性中并通过感性而存在,形而上学只能诉诸抽象和超感性,人只有作为形而上学的人,作为从事抽象思维活动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感性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从来没有成为哲学的立足点。生产者阶级从来都是卑贱的。柏拉图有哲学王的理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启蒙思想家狂热地崇拜理性,黑格尔把精神当作造物主。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把人的存在归结为感性。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马克思及其伟大贡献——前无古人。

四

要彻底地求解形而上学之谜,还得继续追问,为什么哲

学家看不到人的存在是感性的,看不到感性包含着社会性和普遍性?为什么他们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即实践从而发现感性与社会性相统一并把感性看作人的真实存在。不能设想这是由哲学家们的智力不够而导致的哲学错误。不能仅仅在哲学的范围内来解释这种谬误,也不能设想人的感性需求、感性活动等感性在历史上只是作为例外情况出现的,因为这是人及其历史的前提。那么,在哪里去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源呢?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6}

由此看来,形而上学这种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以超感性为本质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存在于感性之中,存在于实践即感性活动之中。哲学家之所以看不到人在感性中的存在,是因为人在感性之中不存在,感性意味着人的非存在。哲学家之所以看不到感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看不到人在感性之中的社会性和普遍性,是因为感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和普遍性。哲学家也是普通的感性的人,如果他在自己的感性活动中能够经验到社会存在、社会性和普遍性,他就没有理由否定感性,用超感性的理论来理解人的存在。于是可以推断,正是实践本身的非社会性为他们的超感性的意识提供了根据。

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前面反复申言,作为感性活动或实践的感性是与社会性完全统一的,而这里又必须否定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论证的需要而作出这样的假定,假定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显然这不是假定,而是实践的历史的真相。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以社会性为前提并创造和发展着社会性和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否定社会性,创造非社会的孤立的个人;由此,人通过实践而存在,又由于实践沦为非存在。

既然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那么我们就分开来谈。

首先,从肯定方面来看,感性活动或实践,尤其是作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而感性活动又是类活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表现,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发展不过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发展人的社会存在。我们看到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地域性的存在逐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取代,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现代已经越来越成为可经验的事实了。

但是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历史又把个人的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同等程度地发展起来。因为社会存在借以发展自身的手段又使得个人日益失去社会性。这个手段就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又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越紧密,人们就越是处于为他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的统一之中,越是处于相互依存和共生之中,每个人的存在都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同时是他人的存在的前提。所以社会分工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表现,而人又借社会分工发展自己的社会性本质。但是对个体来说,社会分工迄今为止都是自发性的,而不是出于个人的自愿。这种自发分工把个人局限于狭隘的活动领域,分工越细致,个人就越片面和孤立。由分工隔离开的彼此孤立的个人的活动形成的社会联系成了在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根本无法驾驭这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随着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越强大,个人就越成为片面、狭隘和孤立的存在。

作为自发分工的结果同时又作为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的私有制,更是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性的直接否定。私有制不仅把人们分割开来,而且直接造成了个人之间的对立。它使个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使个人之间处于阶级的对立之中。人们之间的共生和相互依存在阶级对立之中已经荡然无存,或者更确切些说,人的社会性表现为阶级对立这种否定形式。除了阶级对立之外,人们还处在由私有财产所导致的普遍对立之中,这一对立在阶级之间和同一阶级内部都存在着。财产就其本质来说,是由人们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财产不过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因此,财产属于共同体的任何一个成员,但又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体或某些个人。私有财产包含着逻辑矛盾,就像私人包含着逻辑矛盾一样,因为私人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私有财产,财产专属于特定的个人,就排除了他人占有财产的可能性,个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和斗争。这就把个人的社会性本质和社会存在完全掩盖起来。社会存在根本不能成为个人的直接经验,相反,他经验到的是孤立、片面、对立和斗争。他经验到的,如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直接引用霍布斯的话来描述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3]。

自发分工和私有制直接造成了对社会性的否定,造成了非社会的个人。个人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去成为人,但是结果却在感性活动中成为非人;他去存在,却又步入虚无化的深渊。这样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感性中经验到并认同自己的存在,因为非存在才是他的直接经验。他只有在抽象意识中才感到自己是普遍性的,才感到自己是人。“我思故我在”必然是这样的个人的基本信条。哲学家们或形而上学家们否定感性,建立超感性的神秘的理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错误,也不是他们可以避免的错误,他们只不过用哲学的形式表现了历史的错误而已。

因此,要纠正这个哲学的错误,要克服形而上学,不可能由哲学本身来完成。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⁹²对于以抽象性、超感性和神秘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整个形而上学来说,个人与其社会性和社会存在相分离因而个人成为非社会的个人是它的基础。因此,只有消除自发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从而消除个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个人与其社会存在相统一,重建社会化的个人,才能使个人在其感性中体验到社会存在,体验到他的作为人的存在,从而才能使形而上学这种曾经使人现在仍然使人在抽象和神秘中想象自己的存在的哲学以及类似的意识形态成为多余的。这种抽象的意识形态将被感性意识所取代。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4.

责任编辑 刘荣军

Marx's Perception and Its Answer to the Philosophical Riddle

SHI Dun-gu, WANG Hui-xing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 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Metaphysics which is abstract and mysterious is a philosophical riddle. Marx integrated perception with the character of society by considering perception as practice. But the character of society is separated from perception because of the condition in which mankind develop their social being. So man can not seek his reality in perception but in abstract territory. This is the root of metaphysics which can only be eliminated by reestablishing the uniting 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society.

Key words: Marx; perception; philosophical riddle